

帝王為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漢高文武宣之學
漢光武明帝唐三宗之學
漢魏陳隋數君之學

大學衍義

卷三
四

真西山讀書記之集上 大學衍義卷第三

帝王為學之本

書說命

商書百篇各說傳說也藥干傳巖之野高宗夢得之立以為相作說命三篇王曰來

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台予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

既乃

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遜隱也罔顯

河亳皆地名既及也罔無也顯明也

爾惟訓于朕志

訓教也

若作酒醴爾

惟麴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棄予惟

克邁乃訓

邁行也乃汝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建立也

學于古訓乃有獲

獲得也

事不師古

師法也

以克永世

克能也

也求長也匪說攸聞

匪非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

遜謙抑也務專力敏速也



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

其也躬惟學學半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修身也

罔覺罔無也覺備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求

無愆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式用也克能也旁招俊

又旁廣也俊賢也又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庶衆也位職也

臣按高宗之為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甘

盤遜歸荒野自河而亳不知所終高宗自失甘盤

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傳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

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酒非麴蘖

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修輔無以進其

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

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乎主人所以求多

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為有用之

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為哉古訓者古先聖王

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

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於已也學必

自得然後為功不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

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為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

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於是又言為學之

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

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
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
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忘所修之道自將
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
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
道積于厥躬積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
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乂不替則
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
數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
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

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
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
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
說論爲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
之以成湯爲法成湯旣聖矣德猶恐其有慙過必
改而不吝儻能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旣修然
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
承乎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
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

羣臣進戒成王之詩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就成也將

也大學有緝熙于光明

緝續也 熙廣也

佛時仔肩

佛音弼輔也 時是也 仔任

也肩 負也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負任則羣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

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於羣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已蹈道卒為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

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

乃公帝自稱也

安事詩書賈曰馬上

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

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
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
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
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
命爲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
不爲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
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爲相養其民以

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
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
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
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
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
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
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
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
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
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官有制適庶有辨

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
戚夫人爲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
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呂
氏至於族滅後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
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
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呂之
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布
陳豨盧縮韓王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
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
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托天下委
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
難於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
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
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
而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
疾病不枕官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
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
義法先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
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傳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也至入見上方受鑿坐宣室鑿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為之前席其必深有感於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神我問鬼神其它門人高第

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耶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為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媿於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
又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者彊勉
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
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
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
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以事
業言古之聖王有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
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高明見
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因
其言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爲聞道之名要必
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
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
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
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入

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剡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爲樸學弗好旣失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
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
指耶夫詩三百以關雎為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
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它
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
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為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
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
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

謂詩書禮樂
易春秋也

鬱于大道

鬱不明也大道
謂先王之道

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

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二人

宣通

也究
窮也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灋吏以刑

名繩下

刑謂刑法名謂名家者流
考核名實者也繩束也

嘗侍燕從容言陛

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
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
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

藝聞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為庸又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為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脩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為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為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杓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其肯綮為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為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為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

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為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
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
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
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
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
務者弃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
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為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
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基後來之禍惜哉

以上叙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 大學衍義卷第三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 大學衍義卷第四

帝王為學之本

光武受尚書通大義

東觀記云受尚書於廬江許
子威大義略舉因學世事

召

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
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
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
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太子顯
宗也

臣按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
其光復舊物身致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

其時儒臣作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其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光武竒之既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嘗幸

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

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

官供具賜之後三雍成

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

拜榮為五更

謂

耆老而更事者

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

經自為下說

謂下語而講說也

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

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

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以為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指故其君之德業如

是而止斯言當矣抑臣竊謂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故先漢名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
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䟽通者戒於太察寡
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
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
大者戒於遺忘若顯宗者豈無所當戒者乎傳稱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
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帝嘗受書於師矣書
之稱堯曰允恭稱舜曰溫恭稱文王曰微柔懿恭
是皆以恭爲貴也曰御衆以寬又曰寬綽厥心是
又以寬爲貴也帝於二者兩皆失之既無容人之
度又失遇下之禮然則又何貴於學乎先儒有言
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
不善讀矣其殆顯宗之謂邪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其爲太子也受學於張
酺元和二年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
門生掾史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
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之意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
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

元元除去苛法後之議者以長者稱雖其天資之美亦知學之力也惜其時師臣如張酺者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其所學不過章句之業況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考之本紀在位僅十有三年而年止三十有三豈無逸之戒亦或有所忽邪惜哉

唐太宗身屬橐鞬風灑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洪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留情於經術召名儒爲學士以講摩之此三代以下所無也既即位置洪文館於殿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與討古今論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此又三代以下之所無也故陸執輿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致正觀之治也

我朝 列聖盛時妙選名儒環侍 經幄 邇英 崇政延訪從容夜直 禁中不時 召對所以緝熙 聖學開廣

叡聰其與正觀實同一揆夫晝訪足矣又必加以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其衆惟聲與色尤易溺人晝日便朝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湊于前則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即嬪御之徒紛華盛麗雜然眩目竒技淫巧皆是蕩心故其待養也難此夜對之益所以尤深於晝訪歟

聖明在上倘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正觀之規摹與我祖宗之家法不可以不復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深鑒蕭梁之失不取老釋二氏而惟堯舜周孔之道是好可謂知所擇矣然終身所行未能無媿者以其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之得失而於三聖傳授之微指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其所親者雖成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剗其列安得有佛時仔有之益故名爲希慕前聖而於道實無得焉其亦可憾也夫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其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

以難也

臣按秦漢以後號為賢主脩身寡過則或有之其知從事於此心懼姦佞之乘其隙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為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古先聖王惟此之畏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宗能嚴姦佞之防而未能脫嗜欲之窰閨門之內既多慙德而武才人孤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蓋由天資之高有以知大衆攻之原而學

力之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故智及之仁不能守之也近世儒生有為心箴者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一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箴雖常言然深切於正心之學故錄焉

元宗明皇帝開元中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謹薦太

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
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
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
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
堅以為無益於國徒為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
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
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
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盛蓋如此可謂羨矣使

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
之道六經孔孟之言陳之于前必格物以致其知
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
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則
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
王鉞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修身以正其家
則於父子夫婦之倫朝廷宮寤之政各盡其道安
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安得有祿山瀆亂宮
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
素亦不過章句之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

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
心已溺於燕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蠹欲
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
以身心爲王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
言又讀正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元
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
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
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謹征伐
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修德政
曰諫畋獵曰錄勲賢分爲上下卷曰前代君臣事
跡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爲龜鑑用意美矣
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踈李逢吉
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
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錄也土木
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凡所謂十有
四條無一不悖戾者其故何哉蓋居中而制萬事
者心也古先聖王必於此乎用力故一心正而萬
事莫不正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

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障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爲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群臣獨一裴均能進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徒舉其綱而不告以用力之地是猶教人以克己復禮而不語以視聽言動之目其能有益乎故爲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別其君以當道者

以上叙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剗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臣按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此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立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史之小能工瞽之末伎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留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

魏文帝

魏武帝

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

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史臣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以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文帝之為太子也與一時之士若王粲阮瑀諸人游號建安七子帝及粲等所為文章至今具在其藻麗華靡則誠有之揆諸風雅典誥則罪人

也夫曠大之度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此皆人君所當勉者而帝也為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褻薄同氣之恩殺無寵龍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侈諫官是於所當勉者不知勉矣書論詩賦文士之末技爾非人君所當務也而乃侈然自衒謂莫已若識度如此其為史氏所譏宜哉

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

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大學之道以致知爲首正欲開聰明而發智識也魏珪夷狄之君初未嘗學而有益人神智之問可謂切問矣李先莫如書籍之對亦可謂善對矣然謂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人主所好何憂不集則失之甚也夫古今之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而已爾論孟而已爾六經之大義人主皆所當聞然一日萬機無徧讀博通之理苟顛精其一二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間命儒臣敷陳歷代之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亦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之儒知不及此徒使魏主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是雖圖書山積果何益於萬一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游畋未嘗留意

臣按文宗可謂好學之君矣而卒無救於禍敗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而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旣剛且明則於威福之權必能收攬於君子小人之分

必能別白何至柔懦不立聽用非人使闈寺之勢
益張甘心以赧獻自比其於書史了無毫分之得
正坐以之自娛故耳夫好書而以之資空談銷永
日鮮有不爲文宗者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
爲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
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
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間意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待以不次之位

臣按詞賦小技揚雄比之雕蟲篆刻壯夫且耻爲
之况人主乎賦猶無用况書篆末藝乎靈帝名爲
好學而所取乃爾夫人主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
形羣下必有伺其意指者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
人媒進之階况它乎惟游心經術恬澹寡欲則姦
邪無得而窺靈帝昏亂之君無足論者特以爲來
世之鑑云

陳後主叔寶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摠
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
遊宴後庭謂之狎客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
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

君臣酣歌自夕達旦日以爲常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

臣按陳隋二君號爲工於詞藝者一則因是而君臣相狎一則因是而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帝王之於詞章皆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雖非有意於爲文而炳炳琅琅垂耀千古此人君所當法也若大風之安不忘危金鏡之任賢去不肖猶皆有爲而作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於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

大學衍義卷第四

卷之三